

明文在

一
函
十
冊
函

明文在卷八十八目錄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行狀

鄭楷

明文在卷八十八

常熟薛熙纂
長洲錢大鏞訂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行狀

鄭楷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爲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
爲易講師弟子眾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尹遷吳興更十四
世有諱榮者私諡文通先生通尙書春秋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
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靖初有諱栢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
又五世乃至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潛溪扁其所
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溪先生稱之先生在妊七
月卽生爲嬰兒時苦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及母陳更
相保抱得無恙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翰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
記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先生皆成誦九歲爲詩

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記誦邀至別墅所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倍先生以一月爲答初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卽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倍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尙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卽有成耳乃攜入城府受業於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卽并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卽知爲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爲舉子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授經於白麟溪上攻古文詞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於先生曰舉子業不足囂景濂盍來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來從吳公博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其闡奧自是先生文章之名籍然著聞矣居無幾何吳公解館而歸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

二十年學成多有躋膺仕者當是時曾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十端嚴方正先生年甫四十又五終日毅然賓主人尤高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多參問於先生先生則據證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潛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爲文多經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玄謂非才具眾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爲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卽世先生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矣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先生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

館爲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
韜閤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卷曰龍門凝道
記及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弟子乃先公貞孝處士諱淵府
君也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
爲己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
氏王栢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
世適先生旣間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
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
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
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旨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義趣
裁爲經論類其語言寘諸其書中無辯也誠意伯劉君基謂其主
聖經而奴百家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譬猶飲梁肉而茹
茶飲茗汁耳歲庚子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樊觀奉書幣造
門徵先生先生曰昔聞大亂極而眞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

詔先生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湓俱見上尊重之
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
旨入內授皇太子經先生誠明儼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
言之而不倦上深嘉嘆之壬寅八月上召先生及興國孔克仁講
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
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
卿之誠懇朕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先生侍上
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眾明年正月上御端門與先生論及黃石
公三略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尙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
畢具願陛下留意講明之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爲治之道但三略
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嘗侍上語賞賚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爲
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
上詔丞相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
勿取其租丞相退上顧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

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三月先生以疾告詔還家燮治仍賜金帛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六月先生上箋謝恩復奉書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怠惰毋驕縱修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上覽書喜甚召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其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爲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上每與羣臣言先生淳謹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旣而先生丁尙書公憂及服除洪武二年詔徵先生總修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一仰於先生先生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斂手承命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時剖符封功臣下先生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先生厯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而已時甘露屢降上問災祥之故先生對

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所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爲是故也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上嘗言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怡康卽神仙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上旣追封外王父爲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當服袞冕何也先生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國子多大臣子弟先生泣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敷揚闡奧之旨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爲先生弟子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縣知縣五年二月召

爲禮部主事十二月擢太子贊善大夫階如司業時先生之忠誠
久而彌篤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於道讀書至切
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
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皇太子每斂容嘉納敬禮未
嘗少衰言則曰師父師父云且書舊學二字以賜先是上問帝王
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上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覽而悅之令左
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六年二月上諭西廡大臣皆侍
坐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講析俾在坐者聽之
先生旣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旣竭重
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爲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
校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上謂先生曰朕之爲
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先生對曰陛下此心
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爲人上
者奈何不敬正謂此耳願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上御齋室先

生侍坐上問三代厯數封疆之脩短廣狹先生厯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厯年之多後世莫及上從容謂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與論議庶廣識見幸善調護之先生益孜孜弗懈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善大夫先生之父文昭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陳氏贈德人先生奉詔搜萃厯代奸臣之蹟編爲辨姦錄及進太子諸王各分賜焉初上作祖訓錄至是成命先生作序諭以大意先生厯言帝王之道及皇上創業之艱以致箴戒之意於後人上稱善命刻於篇先生嘗侍上至後苑觀穫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良苦實盛德也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誦讀而尙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八月奉旨纂修大明日厯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先生總裁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先生自以布衣沐非常之

遇誓竭誠以報國凡上有所任使靡晝靡夜躬閱載冊書於牘進之或覆視於冊一字不遺先生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厯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承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先生在上前所陳說不爲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常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爲誰饌爲何物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上愈厚之每宴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屢有所建明召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爲誰先生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卽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上忻然曰卿可爲善諫矣然先生絕

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留橐署溫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
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卽
辭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
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
此也甘露降上召先生賜坐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
手注於卮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
皆異恩也九年六月上以先生久典制作宣勞爲多特拜翰林學
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爲
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
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先生屢辭謝不敢奉詔至是年某月詔
徵先生冢子攢之子慎爲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璲除
中書舍人上時休暇輒命題試璲與慎而戒飭之上笑與先生曰
朕爲卿教子孫先生或奏事久稱倦上命璲慎共扶下殿祖子孫
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爲異事復以先生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

選良馬以賜上親作馬歌復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先生益感激不自寧常戒子孫曰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爲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効萬一耳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致政之詔乃加贈先生之父侍郎爲嘉議大夫禮部尙書母德人爲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夫人賈氏封亦如之先生及二代誥辭皆上所親製天下榮之誥辭中稱先生德量之弘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人以爲上知人之明云先生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侍數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聽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答之而罷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國耳烏可深罪乎上默然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上嘗廷譽先生曰古之

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僞諂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爲信然十年二月先生遂辭歸瀕行賜紙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以衣三襲上諭曰朕最慎於賞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卿卿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內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慎護先生行先生至家卽拜表遣慎詣闕稱謝仍上箋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上賜詔褒答大旨謂先生忠良之臣勲業旣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初先生將辭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先生遂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上佇想已久廷問屢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色越翌日上降勅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上遊厯觀闕盤旋禁禦詢諮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

羣臣莫敢望上嘗喟然歎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方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不留先生下至寺人衛卒見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恐不得先覩先生留朝七旬餘上重先生還而難言之先生以歲暮力辭還復遣中貴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上爲先生指畫聖心惓惓愈加於昔及先生旣行數日上問璲曰爾父道中安否璲以安對未幾復謂璲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璲叩頭謝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等皆爲詩歌以記之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彌恭旣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蠻夷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曰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而先生躬然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詘膝而首下焉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曾不

識其門何向朝廷有大議闡闡引古今辯說不少有所回性命之理晚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曰古人之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先生作事不尙表襮務合乎義教人皆隨其質而導之使人於善尤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爲法與人交和易任真無鉤距縱爲所給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靈可忍饑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橐求一字不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曰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爲獻先生卻不受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邦金非所以崇國體也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卽欣然爲之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爲多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眾譽之色溫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爲